

## 【姬屋藏郊】近乡情怯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08351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083517>.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 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 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3 Words: 7,393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近乡情怯

by [yuyu1226](#)

### Summary

一个双向暗恋+久别重逢的故事  
警告：作者没有文化 私设一大堆

看完电影激情开写  
作者没有文化 全是私设 dbq  
是双向暗恋(而且殷郊自己还没发现)劫后余生重新相见的发郊  
还没写完 还有后续

距离殷郊死而复生从昆仑山重返人世，已经一月有余。  
虽然有哪吒“断成两截”的孩子气发言在前，但多亏了昆仑山的神仙们个个法力高深，又有山中先天灵气滋养，好歹是把殷郊给全须全尾地救回来了，就是脖子上的伤疤去不了，暗红的一条横贯在那儿，看得姜子牙都觉得有些胆战心惊：“你都不知道，当时下面围观的人，十个有八个都在等着你被救下来，谁料那崇——”  
“诶，打住，”殷郊摸摸脖子，虽然他当时确实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但回忆身首分离的瞬间还是有点疼人，“您怎么有空来？”  
到底命是这白胡子主张救的，自己又拜入了昆仑山师门，哪怕之前有再多误会，此时也该换个称呼了。  
“咱们是同门，我来看看你也是理所应当，”姜子牙挤眉弄眼，老不正经，“再说我便是从来，也有人托我来。”  
“姬发？”殷郊心领神会，眼睛亮了一瞬，随即又没精打采地伏在栏杆上，看着湖里的游鱼，“他自己怎么不来？”  
自打他复活，又被新拜的师父送下山，回到人间第一件事，连口热乎的都没吃上，大约了解了一下天下局势，知道自己去单挑殷寿等于送死，就往西岐去打探姬发的消息——无他，死前的记忆太过深刻，殷寿的绝情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怨气深重得活着就要化作厉鬼，但姬发的冒死相救又让他感动不已——被送上行刑台的前一晚，他被押在地牢里，浑浑噩噩不知时光流逝，直到狱卒来给他送餐食，他才知道这是断头饭。  
无所谓，他想，反正自己也不想活了，姜子牙说得对，殷寿确实不配做天下共主，也不是

他记忆里的那个父亲了。

“太子殿下，”狱卒的语气里带了点阴阳怪气，“明天可就不是咯，等西岐质子杀了西伯侯……”

后面的话随着狱卒的远去而逐渐消散在空旷的脚步声里，昏昏沉沉的殷郊却偏偏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谁杀谁？他努力推断着这其中的关窍，接着在想明白后愤怒得要要和殷寿同归于尽——他居然要姬发杀了亲生父亲，然后来做殷商的储君。

禽兽不如，禽兽不如！

愤怒让他的头加剧地疼起来，嗓子也干哑得要冒烟，殷郊手脚都被锁着，便是即刻就想杀了殷寿，也是完全无计可施，思来想去只能认命，忍着不舒服慢吞吞地躺下去，伴着饿虎低沉的咆哮声，在干草上缩成一团。四肢的酸痛让他觉得自己可能是生病了，但是上次这样的時候还有姬发照顾他——又是姬发，他看着牢笼漆黑的柱子发着呆想，好像每次他遇到危险，姬发都会来救他……姬发不可能做出弑父这种事，他连看到苏全孝自尽，都是表情最不忍的那一个，所以也许姬发会带着姬昌和西岐的兄弟们连夜想办法逃离。殷郊希望姬发顺利离开朝歌，走得远远的，不要再管他这个将死之人，不管多困难，也比留在殷寿身边要好……

就这么想着，殷郊顶着一身的疼痛，竟也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踉踉跄跄地叫人押着上刑场。

然后他就看到姬发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把刀架在殷寿脖子上，行刑台下，西岐的弟兄们振臂一呼，救殷郊！

我又欠姬发一条命了，被崇应彪砍下头之前，殷郊想着，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

要什么呢？下了山的殷郊顺利地来到西岐，修仙之后脚程比之前快，因此他没费太大力气，找姬发也简单，西岐世子的居所自是一问便知，偏偏在去找门口侍卫通报的时候，他迟疑了，犹豫了，一向风风火火，有什么说什么的殷郊，居然在姬发的门前踌躇。

姬发现在是什么样了？还记不记得他？他们俩会不会生分了？殷郊紧张兮兮，在门口转了无数个圈，直到侍卫也觉得他可疑，拦着他问意欲何为，殷郊连名字也答不上来——他也不是傻子，来的路上打探过当今局势，自然知道西岐和殷寿不对付，这时候交代了身份，不是自寻死路吗？

于是他惨兮兮地被侍卫押进去了——好像自从他自己要求被绑缚着进宗庙之后，他就一直被要被人押着走，这是祖宗对他衣冠不整的惩罚吗？

被人抓起来了还能有闲情逸致想这些，纯粹是因为西岐的世子殿下如今不在府中，据侍卫所说，姬发正在练兵场忙着，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府的，有时事务繁杂起来，甚至多日着不了家。

好吧，殷郊想，刚好趁这个机会冷静一下，调理一下吐纳——他眼观鼻，鼻观心，开始回忆师父教的功法，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总陷入到胡思乱想中去。

“啧啧，”哪吒稚气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练功静不下心，早晚走火入魔！想什么呢！”

行，为了不走入邪魔外道，殷郊自暴自弃地和衣往干草堆上一躺，他睡觉行了吧，反正是要见姬发，又不是见殷寿，他就是在这睡到醒不来，总也不会被扔出去的。

睡也不安稳，梦一个接着一个，总是些过去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哪里都有姬发的影子，等到殷郊彻底醒来，外面天已经黑了，府里倒是亮堂着，窗外人影幢幢：“世子殿下回来了。”

姬发回来了，殷郊坐直了身体，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算是简单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不知道为什么跳得跟兔子一样的心让殷郊做不出更多的动作，他打理好自己后就安安静静地坐着，等着门被推开。

说久也不久，不一会儿便有侍卫来了他这方宝地，把他拽起来往外带：“去见世子殿下，老实点啊。”

殷郊半点不恼，抿抿唇跟着人往外走——若放在以前，在门口被带走的时候，他就该开始生气了，但今时不同往日，且不论他现在身份尴尬，是个死而复生的奇人，就说这从心到身地死了一次，也足够洗掉他性子里的许多棱角了。

再说了，他现在忙着紧张呢，哪有空想那些。

被带到房门前，隔着门板便听到屋内姬发的声音——少了点少年气，但还是及其耳熟：“我才吃过了，不必了。”

“是。”屋内侍女的声音传来，接着便是细碎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一位老妈子带着一名侍女目不斜视地走出来，全当门口的几位不存在——接着就是姬发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在烛光通明的屋里朗声道：“带进来吧。”

接下来的事情殷郊有点记不清，他猜可能是头晕目眩的缘故，总之他被带入屋内，尚未来得及开口，便听到姬发惊喜地喊他的名字：“殷郊？”

“啊，”殷郊清清嗓子，心跳奇异地平静下来，“我……是我。”

两名侍卫看二人似乎认识，对视一眼，慌忙就要跪：“殿下……”

“无事，”姬发有点急切地说，“先下去吧。”

两名侍卫领了命，忙不迭地往屋外退，室内于是得以安静下来，烛火摇曳，只听得窗外虫儿鸣叫。

殷郊终于能借着烛火仔细打量面前这阔别已久，时刻牵挂的人——对方和他记忆里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止是年龄带来的，也许还有阅历……他说不清楚，但总觉得该讲点什么打破沉默：“姬发，你……长高了。”

这叫什么话？说完了，殷郊自己都想捂住自己的嘴。

姬发破天荒地并没注意到他这点尴尬，也没关心这句无头无尾的问候，反而像是被从沉思中唤醒了一般，抓住殷郊左看看右看看：“他们伤着你没有？”

殷郊知道他是在问那两个侍卫，坦诚答道：“没有。”——除了柴房有点黑以外，总比坐大牢好多了，连绳子都没给他上呢。

但是姬发再这么死死抓着他，他就要受伤了——对方好像抓着什么救命稻草一般，力气大得殷郊有点不自在起来：“你……”

一句话刚开了个头，姬发便松了一只手，殷郊愣着没往下说，就看到姬发松开的那只手颤抖着往他脖子上探，指尖轻轻地触上殷郊脖子上那条暗红的疤痕，歪歪扭扭的，像是某种危险的警告。

“姬发你别——”烛光下，殷郊清晰地看到姬发的眼眶红了一圈，吓得马上就要去安慰，却被姬发用一个拥抱截住了没出口的话。

这位西岐的世子殿下卸下沉稳的伪装，珍之重之地搂住他失而复得的宝物，声音颤抖着，庆幸道：“你回来了。”

“嗯，”殷郊于是终于也沉下心，笑一笑，拍拍姬发的背，“我回来了。”

姬发觉得自己可能是变傻了。

殷郊没回来的时候，他晚上偶尔能梦到对方，梦里尽是年少的那些事，从小时候下河抓鱼、上树掏鸟蛋，到大了些并肩作战，互相给对方的伤口上药……总之都称得上是美梦，一觉能睡到天亮，醒来后看看刚破晓的天色，心里虽然有些空落落的，但也不至于太仓皇——毕竟姜子牙安慰过他，说哪吒当年闹出那么大动静一样能救活，没道理殷郊就活不了。姬发虽然老说姜子牙一出现就没好事，但在这件事上也不得不信他，于是怀揣着美好的期望一日日过下去，在繁忙的政务里寻找一丝喘息的机会。

如今殷郊回来了，并且如他所愿的，一下山便奔西岐而来，他高兴得发狂，却连眼泪也不敢掉，搂着殷郊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跟捧着什么易碎品似的，屏着呼吸，就怕泪珠子掉下来落到实处碎成八瓣，然后殷郊也跟这抓不住的水花一样消失了。

所以顺理成章地，他开始做噩梦。先是梦到殷郊被砍头的那天，崇应彪当时什么表情，他以为自己能记一辈子，现在却发现也已经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是模糊的，像隔了一层雾气，只有殷郊的脸是清楚的，那张他最熟悉的脸上写满了绝望与悲哀，好像在求救，又好像在道别——

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没有寒光一闪，也没有血花四溅，只有殷郊苍白的一张脸，在无尽的长夜里拷问着他。

去看看殷郊，他想，就在门外站一会儿，一定不会吵醒他。于是说干就干，年轻的世子殿下在幽深的夜色里快步前行，明明是在自己府邸，却像做贼一般，压着脚步声赶到他安置殷郊的屋子外面，然后就像个痴心不改的傻子一样，一站就是一整夜。

“也许是你看到他脖子上的疤，想起以前的事心里难受，”一连多日的折腾，姬发因缺少睡眠导致的憔悴已经到了连哪吒都忍不住要问两句的程度，姜子牙到底是多吃了几人间

饭，看穿了其中关窍，在心底长叹一声，试图开导，“你应该去见他，和他说话，而不是站在他们门口望着，这样对你对他都不好。”

“殷郊不好？”姬发敏锐地捕捉到重点，有点着急地问，“你上次去见他，他怎么了？可是身体不适？”

姜子牙一向隐含着点忧愁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他没忍住乐出了声：“殿下，不怪老夫说你们……好与不好，殿下下一看便知了。”

“若是他身体不适，我自当去照顾的，”姬发叹口气，皱起眉头，“只是……”

姜子牙笑容不减，不慌不忙打趣道：“殿下已贵为西岐世子，何来照顾一说？可见殿下之心仍与当日在朝歌时别无两样，只是那时尚敢将封神榜扔下悬崖，如今——”他看向姬发愁云密布，又似有所悟的脸，“可是叫俗事把无畏之心给蹉跎了？”

又岂止是今日蹉跎？两手空空站在殷郊门外踌躇不前的姬发想，岁月漫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时对殷郊有了不一样的心思，也许就是某天训练后一起策马回去的路上，也许是夏日的夜里两个人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叫小虫子咬得一身的包……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一个守着珍宝过了许多个日夜，直到珍宝散落一地，又重回他怀中，他才开始后知后觉地患得患失的可怜人。

对殷郊，他总是小心翼翼，不忍惊动，就像当年他们去追封神榜受了伤，幽暗密林里，他脱下披风小心翼翼地把人裹住，却也只敢隔着一个身位坐下，连靠近了也不敢，怕扰了心上人的休息，也怕这绵密的雨声都压不过他的心思。

故此殷郊回来以后，即使姬发常常不安，却也不敢来见——藏了许多年的心事在他胸口来回鼓动，他怕自己一见到对方，即使不说话，落下的泪也要把真相洗干净呈到对方面前了。

再说，二人到底是分开了那么久，从认识以来，还从未有这么久没见过面——他错过的那些日子里，殷郊都做了什么，又认识了什么人？一种姬发自己清楚意识到的叫做“占有欲”的情感，在他心底张牙舞爪地作起怪来。

罢了罢了，姬发想，还是打道回府的好，无非就是睡不好，总比把殷郊吓跑的好。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一向英勇无畏的世子殿下这会儿倒是不怕当逃兵了，立刻转身就要走，谁料鞋尖刚刚转了个方向，便听得身后木门吱呀一响——“姬发？”殷郊的声音生机勃勃，满是惊喜，“你来啦？我让姜子牙带……”

“殷郊，”姬发转回身来，被打个措手不及的他来不及整理情绪，只好仓促地打断对方的话，“怎么还没休息？”

殷郊听闻他的话，愣了两秒，歪歪头笑起来：“天色刚黑就休息？莫不是世子府里拮据至此，连烛火钱也供不起了？”见姬发愣在原地不接话，他又自顾自道，“我听人说这屋子的吃穿用度是最好的，也勤俭到这个地步了？”说话间眉目中带上一丝狡黠，隐约有当年在朝歌无忧无虑，金尊玉贵的样子。

“唉，”姬发看了殷郊半晌，对方也就保持着站在门口的姿势等着——头发散着，衣襟也敞着，分明是准备休息的样子，如今却站在这里干耗着。姬发知道他这是在留人，拗不过，忍不住叹口气，走近几步，然后跟着殷郊一起笑起来，“住得可还习惯？”

殷郊借着门口的灯火打量姬发的脸色，发现这人比之前憔悴了不少，心里暗暗担忧，面上却不显，打趣道：“我是一切都好，倒是你，莫不是不欢迎我？怎么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怎么会不欢迎？”姬发赶紧摇摇头否认，神色很是认真，“你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

“那也不来看我？”殷郊随口接话，并没在意这人稍稍凝滞的表情，转而很自然地牵起姬发的手，“走，屋里说。”

屋内点了烛火，很有几分温暖的意思，殷郊牵着姬发拐过层叠的屏风，拉着人在床边坐下。

“姬发，”待到侍女一言不发地上过酒，屋内终于只剩他们二人，殷郊转过脸认认真真地看向姬发，直奔主题地问道，“这么久没见你，你是不是不敢来？”

“我……”姬发藏着的心事被戳破，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了半天也没酝酿出个所以然来。

“唉，没事，这也不丢人，”殷郊大大咧咧地安慰道，“见到你之前，我也害怕。”

“啊？”姬发没想到，这寻常的一个夜晚，能让他震惊这么多次。

“啊？”姬发有点不敢置信地追问，“为什么？”

一时情切，姬发都忘了自己方才是怎么忐忑不安的，只想从殷郊这里获得个答案——他们俩多年未见，殷郊既是匆匆赶来了，好端端的又害怕什么？

此情此景若是让姬昌看到了，只怕也要摇头叹一句“当局者迷”。

但是此时姬昌不在，叹气的只能是自己也没弄清楚状况的殷郊，他垂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也弄不明白……总之就是……”说到这里，殷郊深吸一口气，像拾起了什么勇气似的，脸颊飞红，抬起头看向姬发，语速飞快地说道，“下山打探过消息我便想着来见你，还特意使了仙术加快脚程，只是不知为何，一到门口，又不敢打搅了。”说完他露齿一笑，圆圆的小狗眼弯起来，“然后就被你府上的侍卫发现了，哈哈。”

——也许神明真的听到了自己的祷告，在这一刻终于眷顾于我了，姬发看着烛火下殷郊坦诚又温暖的笑容，目眩神迷地想。

和殷郊不同，姬发于感情方面要细腻不少，所以他早早就发现自己对殷郊藏了不可告人的心思，本以为这辈子都只能把这点想法埋在心底，却没想到眼前的心上人，竟也和自己一样，会因为久别重逢而胆怯。

“你怎么啦？”见姬发久久不说话，只是望着自己，殷郊觉得有点不自在，抓起对方的手，“姬发？你傻啦？诶，我不是怕别的，你别多想，我就是太久没见你……我在想你是不是长高了，有没有娶妻？又或是有了心上人？西岐的姑娘……”

“没有，”姬发闻言，慌忙而又斩钉截铁地打断殷郊漫无边际的猜测，空着的那只手果断地覆上来，像怕人跑了似的死死抓住对方，“没有别人，只有你。”

手掌心触到殷郊微凉的皮肤，指尖下是殷郊鼓动着的脉搏——那是殷郊确实活着的证明，想到这里，姬发忍不住加大了点手上的力气，好在殷郊也没有反抗的意思，只是敛起了笑容，认真地看向姬发，像是在等他的下一句话。

于是姬发沉着声，依旧坚定地重复了一次：“没有别人，我的心上人一直就是你。”

一瞬，两瞬，烛火被风吹得闪了又闪，姬发不说话，很耐心地等着殷郊反应过来。

藏了很多年的心事终于能说出来，姬发觉得之前那些阴郁与不安都已经消影无踪，即使殷郊暂时不开窍又怎么样呢？两年，五年？再多日子他也等过来了，不急这一时。

好在殷郊从来舍不得让他等太久，也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这人就从讶然中回过神来，抿抿嘴思考了一下，复又展开了笑容：“好吧，”他晃一晃两个人交握的手，“我想，我也找到之前不敢见你的原因了。”

“是什么？”姬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如同每一个胜利的寻宝者一样，连跳起来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紧绷的后背略略松弛下来，下意识逗弄起殷郊来，“说来听听。”

“我，诶，”殷郊很配合，却又因为羞涩，愣是说不出那个就在嘴边的答案，酝酿了半天，自暴自弃地跟姬发耍脾气，“你明明知道！”

西岐的世子殿下像个逗小姑娘的恶劣男孩，挑挑眉，笑道：“你不说，我怎会知道？”

殷郊被逗得满脸通红，眼里写满了求助，姬发却不打算帮他，好整以暇地往后一靠，靠在床栏上，大有你不说我就不走的意思。

众所周知，兔子急了也咬人，殷郊这只兔子也一样，他想起姬发重复两次的“心上人”，觉得自己半句话也说不出，着实有些过分，因此也不管什么羞涩不羞涩，心一横，身子前倾，几乎是撞上了姬发的嘴唇。

这个初吻着实算不上美好，唇齿用力相接，姬发感觉自己的嘴唇都要被撞破了，他哭笑不得，接住冒冒失失靠过来的殷郊，一只手掐住对方的下巴，逼着人张开嘴，然后不容人拒绝地把舌头探过去，接管了这个吻的主动权。

殷郊哪里经历过这个？上一次活着的时候，他花了大把时间泡在质子营里，对这些事情不过略有了解，但知道得并不多；醒来后，昆仑山的仙人们自是不可能教这个，回到人间，他也没时间去了解，因此很快，殷郊就被亲得晕晕乎乎，衣服被人剥干净了都不知道——本来也方便脱，左右衣襟是敞开着的，手一探，就跟剥笋子似的，广袖垂地，布料顺从地委顿在地上。

姬发心情很好地顺势在心上人韧性极佳的胸乳上摸了一把，然后结束这个吻，帮眼前已经手足无措的人擦擦嘴角的银丝，很温柔地问人会不会害怕。

既是自己先投怀送抱的，怎么会害怕？殷郊心里其实有点紧张，但并不至于胆怯——还是

那句话，不管怎么样，姬发总不会伤害他，只是——

“你在哪里学的？”殷郊无意识地撅撅嘴，为姬发过于娴熟的技术而不满，“我在质子营可没学过这么多。”

“哈哈，”姬发忍不住笑出声，得到殷郊不满的注视后努力把笑容收回去，“王室课程——为了你学的，没有别人。”

回到西岐后，成为世子的姬发不仅要学着处理政务，也要学着做继承人。房中之术是不可不学，只是姬发这人偏不按惯例，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对实践课程毫无兴趣，只从书上看。姬昌是个好父亲，知道儿子有心事，便也从不曾勉强过。

“我看书学的，”姬发伸手抚上殷郊被亲得有些红肿的唇瓣，看对方脸色稍霁，忍不住将两根手指探入殷郊湿热的口腔中，“怎么样？”

殷郊很坦诚地想回答，舌头却被姬发的手指搅弄住，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含糊发出几个音节，接着舌根便被抵住，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下意识略微张大了嘴，努力放松自己，于是盛不住的津液就从嘴角滴了下来。

总之是还没开始，就已经乱七八糟，丢盔弃甲了。

姬发收回手，沾着津液的手指很色情地顺着殷郊漂亮的身体一点点往下探，从喉结，到颈间的伤痕，在此处略作停留地轻抚几下，再到锁骨，再到胸前——姬发张开手掌，掌根抵着殷郊的乳尖，用力揉一揉，感受着手底下柔韧又滑腻的触感，也满意地收获了殷郊的一声低吟：“姬发……”

“嗯，”姬发轻声应着，动作不停地又在殷郊胸乳上揉弄两把，然后低头含住殷郊另一边胸前的红豆吸吮起来。

“唔——”殷郊难耐地喘一声——这动作太羞人，他坐在那儿，一时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慌乱中只好抬起手握住姬发露出来的那截后颈——这下倒像是欲拒还迎了。

姬发怕人倒了，伸手扶住殷郊的腰，嘴上功夫倒是十足，又是吸又是咬的，像是打定主意要吸出点什么来。殷郊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胸这么敏感，也可能是被自己这疑似主动迎接的姿势羞得没边，总之一开口就只剩下喘：“啊——姬发，你……”

声音潮湿得像能掐出水，沙哑中还带着几分少年气，艳丽又淫靡。

姬发知道初次不能太过火——把人吓跑了就不好了，于是恋恋不舍地吮两下，松开了唇舌，安抚性地摸摸殷郊的腰背：“等我一会儿，我去取东西。”

世子殿下往这屋子里送的东西不知凡几，脂膏自然也有，于是姬发很快便取了来。他回到床边，站在那儿想了想，考虑到殷郊是初次，从背后来会好些，于是温声道：“殷郊，你趴下吧。”

谁料毫无经验的殷郊完全不领他的情，反而会错了意，委屈巴巴地抬起眼问道：“为什么？你不想看我么？”

一向沉稳又冷静，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镇定自若想办法的西岐世子，终于在这一刻失去了理智。

屋内烛火已经燃尽，却也没有人去管，黑暗中充斥着肉体相接的啪啪声、淫靡的水声以及男人低低的喘息，间或夹杂着殷郊实在忍不住的呻吟。

太奇怪了，殷郊想，原来自己的身体能流出这么多水，几乎要将身下的床单打湿；被粗大填满的感觉也很奇怪，疼痛，但更多的是满足。他觉得自己就是海浪中的一艘船，随着风暴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落下，明明已经高潮了几次，却又很快被拖入极乐之中去，他是习武出身，却也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快感，只得哀哀叫唤起来，企图获得身上人的垂怜。

于是他能感觉到姬发低下头，轻轻地从他的额头亲下去，舌尖卷过他盛不住的泪，是最温柔的安慰。

云消雨散，姬发承担了清理的职责，殷郊懒待动，迷迷糊糊地就要入睡，等到姬发在他身旁躺下，他翻个身滚到姬发怀里，手指头不老实地在姬发手臂上摸摸索索。

“这里，”这快要睡着的人摸着姬发手臂上一道陈年的伤疤，嘟囔道，“当时为了帮我逃走，你受的伤。”伤口是鬼侯剑的锋刃形状，他一触便知。

姬发不忍殷郊想起过去的事情难过，于是抓过对方的手，放到嘴边亲亲：“都过去了，愈合很久了。”

殷郊睁开眼，黑暗里依然目光灼灼：“殷寿干的那些事，我们要去讨回来。”

“嗯，”姬发与他对视，很认真地应，“自然要去讨回来——我们一起。”  
—end—

可能是彩蛋

几分钟后。

“殷郊，”姬发清清嗓子，“你明天还要起不起？”

“啊？”殷郊停下亲吻姬发伤疤的动作，无辜地仰起脸，“要起，怎么了？”

姬发无话可说，自暴自弃地一把按住殷郊：“那就睡觉！”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